



# 光幻中的论语

徐皓峰 著

——十七年电影的导演逻辑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# 光幻中的论语

——十七年电影的导演逻辑

徐皓峰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光幻中的论语：十七年电影的导演逻辑 / 徐皓峰著  
— 北京：光明日报出版社，2022.8  
ISBN 978-7-5194-6597-1

I. ①光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电影评论—中国—文集  
IV. ①J905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2) 第 082664 号

## 光幻中的论语：十七年电影的导演逻辑

GUANGHUAN ZHONG DE LUNYU: SHIQINIANDIANYING DE DAOYAN LUOJI

著 者：徐皓峰

责任编辑：王 娟

产品经理：来佳音

装帧设计：董歆昱

责任校对：傅泉泽

责任印制：梁拥军

出版发行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 106 号，100050

电 话：010-63169890（咨询），010-63131930（邮购）

传 真：010-63131930

网 址：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：[gmrbcbs@gmw.cn](mailto:gmrbcbs@gmw.cn)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

印 刷：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：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，电话：010-63131930

开 本：140×200

印 张：9.25

字 数：140 千字

版 次：202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2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94-6597-1

定 价：5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序

### 扶电线杆子说话的人们

我生于七十年代初，是露天放电影的年代。重映的五六十年代电影，是我人生之初看到的电影。之后八十年代文艺新潮，海外各国相继来华办电影周，属于“思想解放”，看过那些，才算当代人。

九十年代初，我学了电影专业，看得更广了。考上大学至今，二十八年过去，重看人生之初的电影，发现另一番面貌。

如鱼在水中，感觉不到水，鱼可能觉得是在飞。人在传统里，感觉不到传统。革命发生在旧世界，旧世界被革命文艺保留下来，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大规模的影像资料了。

我跟外地同学说：“北京话文雅。”同学们不信。大众媒体上的京腔，是一股伤透心后的戾气，张口要骂人的劲。

老北京的原有民风，是阶层融合，四品官跟马车夫坐一条长凳吃早点，大学教授扶电线杆子跟年轻人聊天。阶层融合，讲话得有礼而动听，正是戾气的反面。

解释下“扶电线杆子聊天”。京城老礼，谈事不能边走边说，对来谈事者不礼貌。也不能站着谈，显得不尊重所谈的事。

边走边说，只能说次要话题，“天气真好，家里都好吧，心情好吧”一类。要说具体事，必须坐下来，来不及去茶馆，也要坐在路边石头、台阶上，没地方坐，就扶着附近房屋的墙面吧。

扶着墙，也算有支撑，等于坐了。有了电线杆子后，就扶电线杆子了……那些扶电线杆子的人，再也不见了。

以前写影评，论述材料尽量是名家文章、名导语录，很少以个人见闻当证明。那时年轻，不好意思，现在年近半百，终于可以了。

已不知是要探讨电影，还是要探讨我本身。

2021年7月20日

## 目 录

《革命家庭》的家庭观	003
《烈火中永生》的爱情观	040
《青春之歌》的女性观	077
《小兵张嘎》和塔尔科夫斯基	107
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里的思想工作	139
《武训传》里的悟道	184
《林家铺子》和巴尔扎克	219
《早春二月》与托尔斯泰	256
后记	281

## 目 录

《革命家庭》的家庭观	003
《烈火中永生》的爱情观	040
《青春之歌》的女性观	077
《小兵张嘎》和塔尔科夫斯基	107
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里的思想工作	139
《武训传》里的悟道	184
《林家铺子》和巴尔扎克	219
《早春二月》与托尔斯泰	256
后记	281



## 《革命家庭》的家庭观

### 父亲形象

怒斥父亲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，还是好莱坞的商业卖点，给白人青年泄愤，赚大钱。

顶级明星们都反父母，拍当代题材的马龙·白兰度、詹姆斯·迪恩、达斯汀·霍夫曼如此，拍奇幻历险片的哈利森·福特也如此。

《夺宝奇兵3》开头，少年儿子历险后回家，血汗交融，明显出事的样子。父亲看不见，不关心儿子经历了什么，责怪儿子干扰了他，让儿子住嘴，站门口罚站。

这样的父亲，不引起叛逆是不可能的，儿子长大后，无意中睡了父亲的情人（母亲早过世），一点没愧疚，甚至有恶作剧的报复快感。

三十多岁的儿子企图原谅老年父亲，讨论：“您对我小时候的教育方式，是否该反思下？可能您错

了。”（大意）惹父亲反感，认为儿子矫情，大人就该那样对小孩，自己全对，一点错没有。

激得儿子狂笑，从此放弃沟通。影片结尾，看着父亲骑马出洋相，一群人里儿子先笑，向他人慨叹：“这就是我的父亲。好玩吧？”潜台词，虽然他是个浑蛋，但他是父亲，就像接受坏天气一样，接受他吧。

好莱坞经典中的父子和解，和解的标准竟低成这样。导演斯皮尔伯格上年纪后，不再在电影里做给父亲戴绿帽子一类事了，昔日的票房冠军陨落，好久未挣大钱——这是玩笑话，但好莱坞的卖座冠军几乎都是反道德、反常识、反秩序的，绝不开心，满是悲愤。

不造反，会被观众骂为烂片，以前的好莱坞等同水泊梁山。

《夺宝奇兵3》在我们这代人青少年时，以录像带方式传入，确实惊着。《革命家庭》是我们一代童年时看的电影，片中的父亲形象是社会共识，该那样。

各自的父亲虽没孙道临演得完美，但基本是那路数。即便跟孙道临挨不上边，小孩因有范本对照，明确知道自己父亲哪里不对，不至于像《夺宝奇兵3》般，儿子被父亲驳得说不出话。

首先，父亲得文雅，没上过学，也得和颜悦色，行为粗鲁不配称“成年人”。如果真读书识字了，得是加倍的和颜悦色。

传统中国，识字不是背英语单词的性质，识字，意味着得有修养，对得起你认的字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王祖贤主演《青蛇》。蛇妖下凡，寻个人嫁，选了读书人许仙。人多了，为何选个无钱无才无貌的人？王祖贤给的理由是好相处。

好相处是对成年男子的基本要求，《革命家庭》以“好相处”开篇。片中母亲，是位孤儿，养父母待她不差，但孤儿心理，凭空三分怨，出嫁时觉得养父母让她早嫁人，为解脱负担。毕竟不是亲生，不亲，便会有这样的猜忌、埋怨——这些内容，不是剧情交代的，是演员一个眼神演出来的。传统的人情世故，老一代观众都懂，一个眼神出来，无限丰富，就不费编剧笔墨了。

会落在什么男人手里？

旧式婚姻，男女在婚前不见面，掷骰子般完全不知道。婚礼上的忐忑，婚后只剩庆幸，碰上位学堂学生，格外“好相处”，给了她从养父母那得不到的

“亲”。写革命，从写两人的“卿卿我我”开始，母亲因为跟父亲“亲”，天然认同，而走上革命。

“好相处”的由来，因为读书人自诩为“君子”——没有国土，但在素质上，堪比诸侯，诸侯被称为“君”。国君要维护人间的丰富性，不以自己的好恶干扰人间百态。不能容人，还当什么国君？

君子的标准首先是：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（《论语·学而篇》）他人跟你有差距，理解不了你，不动怒埋怨，还能快乐相处，方为君子。

母亲落后，是不识字的乡下女；父亲先锋，是城市归来的西式学堂学子。父亲却毫无差距感地喜欢母亲，婚后的第一场戏，两人嬉戏玩乐，真心真意。

学堂——清朝晚期废除科举制后办的西式学校。学堂学子因为西化，要自由恋爱，在不少文学作品和社会新闻里是包办婚姻的天然反抗者，以包办来的妻子为敌，不是逃婚便是永不同房，或同房几天，就绝了此事，一辈子恶脸相待。

现实主义理论要塑造“典型环境、典型人物”，“典型”二字，按巴尔扎克原意，首先是反常。在文学和新闻里很多事，在现实中一定是少的，才有写故事、

写新闻的价值。《革命家庭》中的父亲是上不了小说的大多数，学了西方社科，仍然“好相处”。

读书，首先是不让自己成为一个别扭的人。《论语》中，学习就是学快乐。

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（悦）乎？”——孔子办学的课程，不是《论语》里的随口谈，是教行礼、奏乐、驾车、射箭、算术、书写，有得玩。下象棋都能让人上瘾，欲罢不能，况且是这些，越玩越好玩。

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——朋友来了，得奏乐。读书，就是天天沉浸在快乐中。孙道临演的父亲是个“快乐漫溢”的人，自己高兴，也让他人高兴，这便是修身。

快乐后，要改人间。传统学子要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，齐家的“家”不是个人家庭，是整顿公卿的“家”——公卿封地，治国是治诸侯的国，平天下是教导“周天子”。

孔子的理念，公卿、诸侯、天子都不对，得改他们，因为他们克服不了本阶级的私心。清朝灭亡后，率先接受西方社会变革思想的人群，是传统书院的学子，天然对接。西化学堂的学子们不看四书五经了，而传统

书院“改人间”的学风延续，西方社科是新工具。

父亲结婚后，常年出门在外，母亲不理解父亲思想，父亲也不讲，母亲只能按照传统理解父亲，对于“心怀天下”的男人，在传统妇女观念里，要无条件支持。

小则改一地民风，大则改国运——这样的男人，为家族抬气。孩子们见不着父亲，但活在“有个高标准父亲”的荣誉感中，没有埋怨。母亲送父亲出门，是满脸鼓励。水华导演将送别拍得气壮山河。父亲走水路，辽阔江面，巍峨帆船，一看就是去干大事。

唯一遗憾，是父亲身后有位演同行者的演员挥手告别出错，先举一只，马上调整为另一只。举左手还是举右手，画面效果不一样，应是被水华导演刻意指示过的，演员才会如此反应。

那演员知错就改，改得很快，现场拍摄未发现。落在银幕上明显，唉，对导演来说，是“整场戏白拍了”的懊恼。

《革命家庭》中的父亲归家，手里拿的东西，是要贴在大街上的宣传单，没有给妻子儿女买任何礼物。谋小家私利，回家拿不回钱，会遭埋怨。为“平天下”，

空着手就能回家，摸摸孩子脸蛋，给母亲剪剪头发，一家人就卿卿我我。

传统学子，并不跟劳动阶层隔绝。明朝书院，动辄是上千人的演讲会，外地学子赶来，平民百姓进来，清朝晚期也如此。民国学堂学子的街头演讲，是受西方影响，也是本有传统，所以能卓然成风，流行南北，百姓们爱听，没觉得不自然。

西方演讲家，都要聘请意大利歌剧演员做辅导，矫正身姿手势，因为外围观众听不清，但见挥舞有力，视觉感染，便会认为说得有理。

孙道临在片中演讲，露了手歌剧本领，动作幅度之大，变化之奇，已经是在舞蹈，太帅了！我这一代小孩曾竞相模仿。片中，父亲多年不回家，母亲终于有了忧与怨，突然在街头远望到父亲演讲，就全是爱了，一切都原谅。

孙道临一身本事，片中被警察打死，用的是话剧技巧。话剧舞台上不能真打，话剧剧场是远距离观看，真打也没有表现力。表现挨打，要大幅度张开胳膊、旋转着跌出，视觉上出现长线条、圆圈，按舞蹈处理。

孙道临做得速度极快，抹去了舞蹈痕迹，显得真实，他可以演武打片的。他年轻时，北平话剧风行，票房之叫座，不弱于京剧，他是大学话剧社出身，后下海入了商演剧社，成话剧明星。

北平最初的话剧，因为西方话剧技巧传来得不系统，拿京剧当参考，练京剧武生的基本功。“话剧皇帝”石挥成名作《秋海棠》，是演京剧旦角，专门请教过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。以京剧演话剧——我们的话剧基因如此。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北方的县级、区级话剧团训练演员还是此遗风，要有一步跳上八仙桌的弹跳力，拍巴掌般，身体平摔在舞台台面上，摔不坏。人得结实到这个程度，才能演话剧。

孙道临的演讲身姿，造成了他是英雄的直观效果。

父亲在集体里的形象，是不统一的，时而迟钝时而敏锐。片中的两次组织会议，一次讨论如何与资本家谈判，父亲是学堂学生的思维，就事论事，以提高工人工资为目的，希望能达成，注意语言分寸。

而其他同志超越了具体事项，上升到从宏观的阶级

对立来看问题，具体事谈崩了，不可惜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父亲在会议中显得被动，被同事们提醒教育，只有赞同的份——这大概是水华导演理解的学堂学生在组织里的状况吧？

另一次开会讨论，与国民党合作还是斗争。父亲主导了会议，提出不能妥协，要武装斗争。后知后觉的父亲怎么变得如此敏锐？

可能因为他是主角，历史上的正确意见应该由主角说，这是那个时代的文艺创作思路，水华导演是尽量不这样做的人，导演手法是用生活的逻辑来磨圆硬性指标的棱角。高手也有失手时，此处未能磨圆，流俗于时代样式。

这种样式里，对错分明，好坏分明。持正确意见的人穿中式服装、长得好、气色特别好、站着说话，持跟国民党妥协的错误意见的人穿西装、长相猥琐、气色极差、缩在角落里说话（正常坐桌边，镜头取景造成的效果）。

这次会议上，父亲展露攻击性。原本的他是个“寓教于乐”的人。之前，父亲组织的思想宣传活动，与民间节日结合，非常欢乐，几乎就是春游庙